



感言  
【承傳絕不是一種限於形式和內容上的承接】

創意總監（公眾參與）

王榮祿



感言  
【想像一個舞團，想像多個未來】

藝術總監

李偉能

## 感言 | 【承傳絕不是一種限於形式和內容上的承接】

創意總監 (公眾參與)

王榮祿

回憶千禧年前，我剛結束了十年專業舞團的全職舞者工作，以自由藝術工作者的身份遊走在表演、創作和舞蹈教學之間，參與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演出和創作包括劇場表演、舞蹈音樂劇、演唱會和服裝秀等等，打開許多我對舞台表演和舞蹈表現的好奇看法，那就是在當時眾多的舞蹈形式中，還需要繼續探索新的形式或方法嗎？答案十分明確，因為我想在娛樂和高雅藝術以外，深入探索舞蹈這個藝術形式，我想舞蹈給予個體自覺和自主性，有些舞種亦強調每個人的獨一無二，擁抱和尊重個體價值。這個想法驅使我思考這樣的舞蹈應該怎樣產生？尤其在香港講究專業和卓越的追求下，可否有充滿實驗精神和容許失敗的舞團存在？

就這樣我和周金毅女士大無畏地在2002年組團成立了不加鎖舞蹈館。成團初期我們除了制作舞台跨界試驗作品外，也投入很大的精力和時間去策劃，以弱勢群體和社會議題為創作方向的文化大使戶外演出，倡議個體的權力平等及欣賞他人的生命價值，促使我們把舞蹈藝術變成一種方法去體現這些方面的追求。循著經驗的累積我更從中看到，被視為「方法」的使用其實也相互影響了我們的舞蹈產生，這點給我很大啟示。有關舞蹈、人、社區、群體、教育、美學等等都變成舞團樂此不疲的探索方向。

自2009年開始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資助，舞團便透過更多的跨界合作、實驗劇場和表演，來實踐當代舞蹈藝術在香港的不同面貌；我們亦從中對體制訓練及舞蹈主流美學衍生更多反思，舞團鼓勵在這種體制和主流之外，創造出可與之對話的演出製作、研習平台和身體訓練，目的就是希望能體現舞團在個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精神上的追求。這個理念一直被貫徹在我們所有的策劃和演出中，同時也驅動我們在藝術造詣上的追求。舞團的理念足以驗證它存在的價值和必要，所以當我思考舞團的理念要如何延續時，我就意識到承傳是非常重要的。



承傳絕不是一種限於形式和內容上的承接，而是能夠從舞團理念的根本去思考，能投射另一種即在當下也啟示未來的舞蹈發展想法。幸運地舞團這許多年來培養出多位傑出藝術家，其中就包括了李偉能先生。在兩年前邀請他出任舞團的副藝術總監時，他沒有多想並欣然接受這個挑戰，這是一份不容易的「工作」，一切沒有前車可鑑，所有人都沒有經驗！但我相信舞團在尋求主流以外的思維模式，會促使我們突破常規，創造新局面。

經過兩年與偉能的合作，他於策展這個範疇非常突出，他獨特的藝術美學是透過概念策劃去實踐，這點讓我感到驚喜。在他的帶領下所策劃的一切活動和作品，都是獨特且積極回應著舞團的理念。這更讓我相信舞團是能透過理念的承傳，讓舞團開展不同面貌的發展。所以我很高興董事局委任李偉能先生出任舞團藝術總監一職，讓舞團在業界中成為更出色的藝術團隊，並營造獨一無二的力量滋養舞蹈藝術。

至於我自己在多年的舞蹈探索後，梳理出#非關舞蹈的舞蹈觀，希望以更廣的光譜去探索舞蹈與人及群體的關係，利用創意舞蹈教學及社區公眾參與舞蹈，去發展並回應unlock藝術理念的身體表演和藝術語言。未來，我希望能夠以不同的藝術實踐方式為舞團體現我們的舞蹈藝術理念。

## 感言 | 【想像一個舞團，想像多個未來】

藝術總監

李偉能

也許認識我的人聽過我時常說自己的際遇很好，好到不得了。二十四歲在英國唸了一年多的舞蹈後回來，進了舞團。第一個製作已經是別具意義的作品《男生·男再生》——阿祿重演十九年前的作品，同時從這舊作中挖掘創作，回應當下。是承傳，也是延伸，也許在某種意義上也預視著他作為一位藝術家如何從過往中獲得新的力量。在《男再生》的後半段落中，饒有寓意地安排舞者在台前奔跑，把接力棒託付在新一代的「男生」手中。

在舞團全職的首兩年得到很多很多的機會——和獨立編舞Kenny合作做第一次的Unlock Body Lab；到新加坡的T.H.E.舞團的M1 Contact Festival作接近一個月的觀察和交流；到韓國和馬來西亞做《Bolero》的巡演；每逢星期一晚上到梅窩跟朱秀文學打太鼓，然後在當時還是爛地一片的西九Art Park中的空地做演出；和日本團隊Namstrops開始合作，交流創意舞蹈的教學法；參與了阿祿和書毅的創作《無用》；作為Unlock的一份子參加西九的新作論壇，認識了Emmanuelle，及後交展成為跨地域的共製節目《Simon Says》；拍了第一部舞蹈錄像《it tastes like you》；創作了個人第一個中篇獨舞作品《回聲摺疊》。

在回港兩年後獲得藝發局的新秀獎。這都在很大的自由度、信任和支持中逐步建立，一點一點摸索而得來的經驗和成果。無法不承認際遇實在很好，而所謂際遇啊，有很大一部份是前人種下的樹，長出的蔭。若果沒有Unlock在事業剛起步的頭兩年大力的支持和給予的空間，舞蹈這條路應該走得很不一樣吧。

我總會提醒自己一路走來受過的協助和幫忙，得到的機會和他人的厚待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阿祿曾問我有沒有擔任藝術總監的意願，我想像若果我身處這個位置，我有甚麼可以給予、分享、和貢獻給業界，特別是獨立的編舞和舞者呢？如今，我期望能延續當日的想像，拓展舞團的既有概念，讓舞團不止是個體美學的彰顯，而同時可以成為思想交流的場所、知識生產和傳播的地方、表演實驗的空間、研習或合作的社群，或成為不同群體連結聚集的樞紐、提供可以經歷失敗的資源和機會、審視過程而非只有結果的價值觀、重視建立主動雙向的社群。



自2020年被委位為不加鎖舞蹈館副藝術總監，和Unlock團隊共同策劃和舉辦一系列的當代舞展演及交流平台以展開本地及海外於表演藝術的對話，包括首屆#非關舞蹈祭（2021）、駐場展演計劃Unlock Body Lab: dance-to-be（2020-2022）、舞蹈錄像互動平台《互（換）玩 - 舞蹈與錄像的互動實驗》（2021）、公開研習週（2021-2022）等。過程中把表演、創作、經驗及論述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層層打開，與不同的藝術家對話討論，當代藝術精神的不同面貌逐步顯影，不再只是追求單一的美學標準，而是複數、多元、混雜、具批判性的思維方式，以身體作為載體去展示和呈現。

在兩年的磨合當中漸漸找到共識，對舞團來說，藝術總監的更替意味著舞團等同於創始人的關連將擴延至更廣的意義之上，集合建立於價值上的，美學上的，方向上的認同的群體。除了是個人的藝術追求外，更延伸至各類型的策劃，藉此去起動和催化對話，組織多種的藝術聲音。

從阿祿身上看到舞蹈的承傳除了是從肉身一代傳一代的技巧和智慧外，更重要的是看到自省的精神和對於舞蹈從沒停歇的探問。而這種面對舞蹈的態度亦是我希望日後緊握在手的火炬，與Unlock中的藝術家、行政同事以及業界中一起並行的同儕在不明確的時代照亮未來的道路，擴展對舞蹈以及舞團的想像，盛載異同的美學，複數的未來。

UNLOCK  
DANCING  
PLAZA

不加鎖